

## ■ 奉城记忆

## 儿时记忆中的“唱新闻”

秋实

“唱新闻”是从前曾流行于奉化、鄞州、镇海、北仑、象山这一带的一种民间曲艺。时下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们在儿时都应该听过“唱新闻”。

据相关文化部门考证,“唱新闻”起始于宋代盛行于明清,当时社会识字人少,为把《官报》、檄文、公告等信息及时传递给老百姓,官府就想出了请盲人以唱新闻的形式走入街头乡村进行传播的方法,由官府专人把时事新闻和各种官府文告编译成词和唱曲,让盲人说唱,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盲人们的生活来源问题,又为官府信息的快速传播做出了贡献。

其实,“唱新闻”是一项盲人专属的地方曲艺,不受场地、乐队等的限制,一位盲艺人,一面小锣,一只小鼓,以自唱自敲的形式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演出。为增加观众的观赏性,艺人们逐渐突破了只唱新闻的局限性,增加许多社会伦理方面的戏份,后来甚至发展到可以说唱的连本大戏。

由于“唱新闻”表演形式简单,费用又不高,加之各地盲艺人说唱时都用当地的方言,所以在没有网络和电视的时代里,广受

老百姓的喜爱。除了有些有固定的地点,如集市、码头、渡船外,盲艺人更多的是被普通老百姓在祝寿、定亲、办满月酒时请来唱堂会的,村内的晒谷场、河滩地、阡陌里的敞堂、天井道地,都可以用来作“唱新闻”的场地。摆上一张八仙桌,让艺人坐在桌上,一阵锣鼓开场,即可说唱起来。“唱新闻”可以只请唱一场,有点钱的人家也可请唱连本台戏。不过,既然名叫唱新闻,每场开唱前艺人们都会选唱上一两则时事或社会新闻,再进入正本演唱。

“唱新闻”的曲调基本以滩簧为主,如《光棍调》《打养生》《游码头》等,艺人会利用声腔的变化进行对白,以鼓点的急骤描绘激烈的战场,以拟声手法惟妙惟肖地表演自然现象及动物鸣叫,能带领听众进入无限的想象空间。“唱新闻”演唱的曲目,大多以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为主,如后来形成的《三县并审》《折鸳鸯》《钉鞋记》等都是“唱新闻”的保留曲目。

小时候,每当夏天来临夜晚纳凉时,村里总会有人请唱新闻,有时几位长辈轮流作东,一连能唱上好几天。儿时我记得还曾经听过连台戏《包公》《薛平贵征东》《七侠武义》《封神榜》等大戏。至

今回想起来,当年的场景犹如在眼前,一吃过晚饭,一帮小朋友们最先到场摆好板凳,抢占最好的观赏位置,大人们则提来井水泼洒在场地地上,尽快让场地上的暑气消散开去。请唱主家除要付几块钱外,还要管艺人的晚饭和夜宵,请客主人牵着艺人坐上八仙桌上时,往往会引来一众小朋友们热烈的欢呼声。艺人上桌先一通锣鼓开场,待场上听众安静下来时,便开唱了起来,一般唱至晚上十点左右结束,而最初最热闹起哄的那帮小朋友们,早已纷纷倒在了各自父母的怀里了。其实,我也一样根本不知道唱到什么时候结束,等我醒来往往已是第二天早晨了。

那时,我真佩服“唱新闻”的盲人,佩服他们有如此好的记性,居然能一唱好几夜,还佩服他们能演唱这么多的曲调,又能模仿各类人物和自然界的各种声音。听着大人们评论今晚某师傅唱得好,某某师傅肚里戏份多,当时的我还想过等自己长大了要向他们拜师去学“唱新闻”,我也曾把这一想法告诉过爷爷,结果招来的却是爷爷一记耳光和骂声,“你不好好去学其它,为什么要想去学唱新闻?”当时我抹着眼泪不明白,为什么爷爷会这样打骂我?

是的,“唱新闻”的盲人在过去

确实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贫民,他们因看不见所学唱的曲目,往往都是通过师傅口口相传于徒弟的,为了讨生活风雨无阻终年奔走于乡村街巷,他们凭着学到的口才付出劳动所得用以养家糊口却被视为是下贱,这就是封建社会对他们的一种歧视。新中国成立后盲艺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,但像我爷爷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人,对“唱新闻”艺人的歧视依然如旧。

任何事物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和历史性,“唱新闻”始于官府而盛行于民间,曾经是浙东最为流行的一种曲艺形式,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,最终湮没于上世纪60年代,仅仅留存于像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们的记忆之中。

虽说,宁波已把“唱新闻”申报成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只可惜这一浙东特有的民间曲艺如何传承还是无人问津。现代社会是科技信息爆炸的时代,在既有的电视广播及新兴的网络多媒体传播手段之下,人们在搜集新闻资讯和参与各种视听娱乐活动选择中,往往已觉得无所适从,科技进步淘汰的必然是落后的事物,“唱新闻”这门曲艺从现代人视角来看,的确在形式上已是一门落后的艺术了,故其被时代湮没于历史进程中可以说是一种必然。

## ■ 奉邑风情

## 明代抗倭之裘村大捷

陈大甫

裘村地处象山港沿海,历朝都驻有军队,但人数不多。宋代东宿渡(今陶家村十字塘)创有军船,载民旅防遏寇盗,为后世海军之始。元代,东宿渡设巡检司,驻有军队。明代,撤东宿巡检司,充实塔山巡检(今湖头渡),在湖头渡建塔山司城,上置更楼,以警晨昏。又建山海公署1所,驻弓兵100名,以防海寇。

由于东宿巡检司被撤,明代中叶倭贼入寇就专门选裘村镇城登岸剿掠。嘉靖三十一年(1552年)四月,倭寇犯应家棚,棠云义士汪较率村民抗击,力挽强弓射杀10余寇,残寇向海滩方向逃窜,其后不敢再犯应家棚,汪较也伤重不治,奉化知县萧万斛上书军门,朝廷赐“义士”。

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五月,倭自钱仓白沙湾入裘村,经金峨穿入横石桥。嘉靖四十年(1561年)四月,倭船数艘入象山港,骚扰象山、奉化诸县,大嵩、郭巨诸乡,登犯地数十处。总督胡宗宪遣游击王应岐、何本源、参将吕圻同当地官兵合力围剿。倭船四散逃窜,一艘往小展至马吞沙岐,守备卢相,把总章虞前后夹击,斩首35人。一艘穿入两港,被把总林仕贵聚歼。一艘穿入洞,被把总童华聚歼。犯大嵩之贼被官兵逐出横山(今鄞州境内横山码头),官兵各路水哨又伏候外海,倭船出不了海口,只能逡巡沿海。

五月初一,倭寇自焚船窜奔鮑崎,欲作背水一战。总兵卢镗、游击何本源分两路由奉化经下陈入象山港海道,伺机出击。副使王春泽由大嵩越普提岭趋裘村。初二,倭寇出现在岳林庄(庄下村后),卢镗、何本源获知后,指挥船队趁潮入鄞阳江,在码头渡登陆。倭已窜往裘村方向,相距不足二十里。乃过陆家岭急行前趋,又合吕圻、王应岐兵。初三,倭在裘村村南利用民房、围墙、土墩、大树,构筑壁垒,专候官军进攻。把总胡良瑶、李超首先冲入贼阵,各部随后赶到,人数数倍于倭,白刃相接,与倭死战。卢总兵告诫部下:倭贼已成瓮中之鳖,今天我众敌寡,决不能再让他们漏网,危害百姓。贼众先是看到官军众多,兀自心惊,更见他们不讲阵法,或二人或三人缠住一个不放,连逃跑的路也没有,不断有倭贼被砍伤或刺中,尖叫、嗷哭之声不绝于耳,乃大溃,斩首157人,余众跪地投降,裘村大捷。此后,倭贼不敢再犯裘村。

到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,应家棚外鹿颈江凤凰山岛有南明张苍水义军反清,坚持了二十多年。清廷下令海禁,坚壁清野,断义军餉道,并在湖头渡、应家棚、吴家埠筑石城,派驻军队,裘村石城就筑在当年与倭魔战旧址。笔者参与《裘村镇志》编纂,乃将该条旧闻整理出来,以飨读者。

## ■ 岁月风铃

## 老友笑容与轶闻

吴慈

吴求浩是我儿时牧友、小学校友、生产队队友,而今是偶尔一见的老友。他属狗,长我一岁,辈分却小我一辈。他奶奶见人笑哈哈,是位乐天派,他爸爸是老贫农,同样也见人笑哈哈,拉得一手好二胡,是村越剧团的琴手。求浩的笑容来自传承,中等身材、大眼睛,为人正直豪爽,笑脸待人,很是受人喜欢。

小时候有一天他跟他大哥在我家门口牧牛,看到我好奇的样子,就让他哥把我抱到了牛背上,谁知却被欺生的牛摔了下来,那震荡肺腑的经历至今难忘。因我老爸也牧牛,我就有了伴牧和代牧的经历。记得一次跟求浩等牧童登西湾岭到西湾岗放牧,那里古树参天,卵石整齐,岗顶还有祭天石桌及野猕猴桃等,至今令人难忘。

后来我和求浩都上学了,牧友上升为校友。初小是复式班、高小时与曹村合并到曹村读。开学时选班长,

求浩竟然推举了我,让我大吃一惊,那感觉与几年前从牛背上摔下来一样。求浩是武生的料,他的上代太公就是族中有名的“魁星踢斗”武举人吴桂林。求浩性急,大大咧咧,写字潦草,他的课本总是二角翘起,皱得不成样子。而我母亲是高中生,儿时就教我写正楷毛笔字,所以写字课、作文课,就成了老师的范例,如今回想未对求浩帮助或建议,抱愧于心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弃学从农,至此牧友与校友就变成了朝夕相处的队友。当年尽管日以继夜地劳动,还是吃不饱饭。有一次求浩和我搭档割稻打稻,二人年轻气盛,干劲冲天,踏脚板不停地上下跳动,谁知求浩一不小心,竟被反弹的踏板连人带稻抛出了一个高飘的“后空翻”,将邻村割稻的农友惊呆了。

岁月沧桑,离乡已不觉三十余载,回乡偶遇老友,求浩也已成为爷爷,还做了外公,古稀之年依然勤奋如昔,笑容如旧……



霞落外婆溪

戴如玉 摄

## ■ 民间故事

## 犟勇救主的水牛太公

徐惠和

相传在三四百年前,万竹乡的徐马站村、李脚弄村西边有个灵隐寺,寺的西边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坟,墓碑上刻着“水牛太公之墓”。人死后立有坟碑不足为奇,为什么牛死后也立有坟碑?这得从灵隐寺管家和尚冤枉误杀这头水牛说起。

灵隐寺当时有水稻田、旱作地、辘轳作坊等,全靠这头水牛出力耕作运行。寺里有分工,这些活儿由管家和尚负责安排。恰巧那天他在路边拾领来一个无爹无娘流浪小子,于是叫这孩子负责看养水牛,给他取名为“阿牛小和尚”。牛虽是牲畜,却也像人一样有感情,两者朝夕相处,阿牛小和尚对水牛好得像长辈一样照顾,水牛也把阿牛当作小主人一样看待,非常听话,干活也十分卖力。

有一天,阿牛小和尚带着水牛在寺西边一个小山吞里放牛吃草,坐在土墩石头上打瞌睡睡着了。谁晓得忽然山吞里窜出一只吊额利齿的老虎,欲把阿牛小和尚吃了当点心,老虎扑过来,一口咬在阿牛小和尚的大腿,小和尚惨叫一声。在附近吃草的水牛一见老虎要吃掉自己的小主人,猛叫着冲上去与老虎搏斗,虎虽凶猛,但不如牛劲足,虎有威严,牛却有冲天之劲,水牛用牛角尖狠狠地顶着老虎。这时已经被老虎咬伤,鲜血直流的阿牛看在眼里便放下心来。没过多久,这只吃人的老虎被水牛顶得肠穿肚烂,断气而亡,随后水牛红着眼睛在阿牛小和尚身边“哒哒”地蹭前蹄,同时“哞、哞、哞”地呼叫。虽然水牛只会叫唤,不会说话,但是阿牛完全理解水牛的意思:“我们该返回到寺院家里去了。”阿牛很聪明,一边“暖、暖、暖”发音,一边装手势,意思叫水

牛快去寺院报信:我阿牛已被老虎咬伤,倒在地上不能走动了,叫师父和尚们快来救扶。

说来真巧,水牛与阿牛相处多年,顿时理解阿牛小和尚的意思,飞奔到寺院后门求救。寺里的管家和尚闻声出来一看,大吃一惊,顿时惊叹:“这只牲畜,竟把我看牛小和尚的肚肠顶出来挂在牛角上,这还得了,那当家和尚定会责怪我没有把事管好……”于是他急中生智,叫来两个和尚,合力用大榔头把水牛给砸死了。

处理完水牛,管家和尚开始找寻小和尚,与两个年轻和尚赶到西边小山吞,听到阿牛小和尚躺在地上的“啊哎、啊哎”地呼叫,阿牛一见师父他们三人便高喊救命。师父他们走近一看,发现阿牛的大腿被咬伤得十分严重,鲜血直流,痛得不能动弹。阿牛从头诉说了情由,管家和尚这才发现自己错怪了水牛。最终

方丈和尚召开全寺僧士会议决定在寺西的山吞土墩里把水牛安葬了,建造了这座坟,还立了一块墓碑,上刻着“水牛太公之墓”,左下端落款是子孙阿牛敬立。

从此以后,灵隐寺和尚们年年清明去扫墓,尤其是管家和尚,每年的清明和冬至带着阿牛小和尚,到水牛太公墓前边叩头,边拜边喊:“冤枉你了,冤枉你了,我来叩头赔礼了!”这样一次次的拜祭,一传十,十传百,水牛救主的故事越传越响,也越传越远。从此,方圆百里的乡亲们到灵隐寺来时,个个也都前往水牛太公墓处拜祭,年年不断,逢盛不衰,一代一代传下来,直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。

1957年起峙坑水库开始蓄水,就此淹没了原来这个灵隐寺和水牛太公之墓,但水牛太公救主的恩德故事,至今还流传在民间里。

